



*Classic Collections of Foreign Poetry*

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 雪莱诗选

*Percy Bysshe Shelley*

柳鸣九◎主编

江枫◎编选

江枫◎译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 雪莱诗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莱诗选 / 江枫编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 11

(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 柳鸣九主编)

ISBN 978-7-5387-3329-7

I. ①雪… II. ①江… III. ①诗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1341 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陈秋旭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 雪莱诗选

(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江枫 编选

---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http://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字数 / 143 千字 印张 / 15

版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29.8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永远飞翔着歌唱,歌唱着飞翔(序)

江 枫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8.4-1822.7.8), 伟大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世不足 30 周岁, 却成了人类进步道路的开拓者之一, 并且留下了丰盛而宝贵的文化财富。

《不列颠百科全书》在“雪莱, 珀西·毕希”条下称他为: “诗人、小说家、哲学家, 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 剧作家和改革家。”

然而, 如果他不是诗人, 作为写过他那样几部小说的作者, 一定早已被人们忘记; 而称他为哲学家也言过其实, 因为他从不曾形成一套严谨的哲学体系, 在哲学观点上, 倒毋宁说是庞杂而且充满了矛盾: 启蒙学者的唯物论、柏拉图的唯心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卢骚的天赋人权说、潘恩的民主共和思想等等, 他都兼收并蓄, 威廉·葛德文的《政治的正义》更是他醉心的读物。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 他确实有过集诸子百家之长而加以融汇贯通的雄心, 但是做到的, 只是从他们的著述中取其所需, 又对各种主张都有所修正。他可以称为思想家, 一个博学、多思的思想家。

然而, 如果他不是诗人, 他也不会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

思想家。而他最有价值的散文作品，是诗论；最成功的剧作，是诗剧；最持久的改革，也是一个诗人的改革。

对于作为诗人的雪莱，《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评价是：“在一个伟大的诗的时代，写出了最伟大的抒情诗剧、最伟大的悲剧、最伟大的爱情诗、最伟大的牧歌式挽诗和一整批许多人认为就其形式、风格、意象和象征性而论，都是无与伦比的长诗和短诗。”

那最伟大的抒情诗剧，无疑，是《普罗米修斯的解放》；最伟大的悲剧，是《倩契》；最伟大的爱情诗，是《心之灵》；最伟大的牧歌式挽诗，是《阿多尼》；至于那一整批无与伦比的长诗和短诗，则当然包括《西风颂》、《致云雀》、《云》和《自由颂》、《暴政的假面游行》以及《生命的凯旋》。

雪莱的诗，无论长短，也无论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抒情诗，他的诗剧、叙事诗、讽刺诗、哲理诗，乃至于他的散文随笔和政论，无不具有浓郁的抒情韵味或抒情成分。他是世界文学史上少数最杰出抒情诗人之一。一个诗人，短短十年左右的创作成果，经历了一二百年的世事变迁，有那么多仍称得上是不朽杰作而毫不给人以陈旧过时之感，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罕见其匹的。

雪莱，是一位伟大的天才诗人，然而，即使是天才诗人，也还是正如雪莱自己所说：“和哲学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一样，在一种意义上是他们时代的创造者，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他们时代的创造物。”《不列颠百科全书》称雪莱所处的时代为“一个伟大的诗的时代”，应该说，同时也是英国和欧洲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的时代。

珀西·毕希·雪莱度过他短促一生的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和欧洲，不仅在文学上，甚至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上，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经历着全新的发展。

一般以法国大革命(1789)和英国议会改革(1830)为这一时期的起迄标志，其特点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和保守的封建贵族之间进行着反复的较量，就英国而论，随着产业革命的继续深入，贫富分化加剧，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逐渐激化、贫苦劳动人民的自发反抗开始升上政治斗争的地平线。而在欧洲大陆，经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拿破仑战争，随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崩溃，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风起云涌。

在文化领域内，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的英国经验哲学和大陆的唯理主义学说继续处于主导地位，而在与机械论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辩证法和历史主义也在产生影响；“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仍有很大的动员力量，但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缺陷和弊端已使它显得单薄和苍白。对于一个更美好社会的憧憬和追求开始吸引着不满足于现实的思想家和劳动群众，形成了后来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

而在文学方面，以希腊古典作家为典范，以理性为最高准则，在政治上维护王权、宣扬个人服从封建国家，在创作上强调模式规范、追求语言典雅的新古典主义，缺乏动人的表演，在理论和创作上逐渐成为主流的，是标榜回归自然、追求个性解放、强调激情、重视想象、反抗传统、力求创新、对资本

主义生活方式持否定态度，置理想于现实之上，由于理想不同，而又有消极与积极或保守与革命之别的浪漫主义。

而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在诗歌创作和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英国诗歌史上一个气势宏伟，群星灿烂的高峰，影响所及，超越了英国，也超越了欧洲。英国的诗歌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几乎可以区分为前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三大段。

雪莱，是在以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为先驱的浪漫主义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然后，又成了这一运动激进的一翼，积极的或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但是，使得雪莱成长为这样一个雪莱的，除了时代的影响。还有这影响下他个人的独特经历和个性。他不足30周岁的一生，充满了磨难和不幸。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说，“修黎（雪莱）生30年而死，其30年悉奇迹也，而亦即无韵之诗。时既艰危，性复狷介，世不彼爱……客意大利（意大利）之南方，终以壮龄夭死，谓一生即悲剧之实现，盖非夸也。”

珀西·毕希·雪莱于1792年出生在英格兰萨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一个颇有名望的乡绅家庭。祖父毕希·雪莱广有家财，堪称豪富，在珀西出生后不久，又由于攀附当朝权贵诺福克公爵而被册封为从男爵。父亲提摩赛·雪莱，代表辉格党在议会占有席位，他们都曾对这个外貌娟秀的长孙和长子寄予厚望。

但是，据留存下来的写于1800年的一首诗《猫》证明，早在七八岁的年纪，他就对旨在培养一个爵位和财富合格继承人的庭训深恶痛绝。

1804年，12岁的雪莱进入伊顿公学后便公然反抗被这座贵族子弟学校视为优良传统的“学仆制”，拒不承认高年级“学长”役使和凌辱低年级同学的特权，虽然他纤弱得像个女孩子，但是在被折磨得忍无可忍时也会用一柄削笔刀刺穿一名“学长”的手而把它钉在书桌上，以此捍卫自己的尊严。在这里，他不久便获得了几乎伴随他终生的雅号：“疯子雪莱”、“不信神的雪莱”。

1810年10月，雪莱前往牛津，入大学学院。行前，父亲提摩赛曾以处世之道训诫儿子，据碰巧在场的麦德文记载，“（毕希）愿意生多少私生子他都乐于养活，但是，绝不宽赦一起门第不当的婚姻。……那位《札斯特罗齐》的作者只是以轻蔑的目光默默盯着他的父亲。”

在牛津，他只读了一个学期，第二年3月就被开除了。因为他和同学霍格撰写并印发了一个小册子《无神论的必然》，而当学校查问时，他抗议追究，拒绝回答。

父亲要他认错以争取回校，他却坚持无错可认。从此，他便被逐出家门。不久，出于同情和侠义心肠，他和他妹妹的同学，一个自称不堪家庭虐待而向他寻求保护的酒馆小店主的女儿哈莉特·韦斯特勃鲁克出奔苏格兰，在爱丁堡结婚。一个19岁的少男和一个16岁的少女这样一种仓促的结合，后来证明，对双方都很不幸。绝不宽赦这类“罪行”的父亲一气之下，断绝了对儿子的经济接济。

1812年初，他发现《政治的正义》一书的作者威廉·葛德文仍然健在，便写信建立联系，并且说，他正在撰写《法国革

命未能造福人类之探讨》。

这时的雪莱已经以天下为己任，他要“解放全人类”。18岁以前就出版过一部诗集、两部传奇小说的雪莱，在19岁这一年认为，为亿万人民谋求自由幸福的事业相比，“艺术不是极次要的么？”

1812年2月，在新婚的妻子陪伴下前往都柏林，要为解除1800年被英国强加给爱尔兰的“联合”和那里受压制的天主教徒的解放事业助一臂之力，作为“解放全人类”的一步。他在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说，在通衢大道上散发他的《告爱尔兰人民书》和《成立博爱主义者协会倡议书》。他公开宣布，他的目标是“为爱尔兰、英格兰、欧洲和全世界带来和平、协调和幸福”，并且，“坦率而自豪地承认，我的原则，来源于导致美国 and 法国革命的那些伦理和科学上的发现。”

同年4月，回到英格兰，又向农民散发一份宣告政府无权，权在人民的《权利宣言》，因此而使仆人被捕，他本人也受到密探监视。不久完成而在1813年私自出版的长诗《麦布女王》，抨击宗教残酷、暴政肆虐，批判不劳而获。揭露贫富分化，而且，在否定传统婚姻的同时推崇无所拘束的爱。

到1815年为止，他主要的兴趣是哲学和政治。从这一时期的一批散文作品题目上可以看出他在关心什么，其中包括：《驳自然神论》、《为自然神论辩护》、《论爱》、《论生命》、《论来世》、《论基督教》、《形而上学断想》、《伦理学断想》……和主张废除死刑的《论死刑》。

与此同时，雪莱夫妇之间在气质和志趣上的分歧日趋明

显,以至到了1814年初,便形成了实际上的分居。之后不久,雪莱和葛德文的女儿,后来写出了《弗兰肯斯坦》等著作的玛丽一见倾心,但是在理论上鼓吹情爱自由的父亲却严禁女儿实践他的理论。7月,雪莱第二次出奔,玛丽随同游历欧洲大陆,成了他此后短促人生志同道合的忠实伴侣。

1815年8月,祖父毕希爵士死。父亲居然拒绝奔丧的儿子进入家门。父子间通过律师就遗产处置进行了谈判。如果接受要求,保证遵守长子继承法,他本可以成为一笔数额巨大的财产唯一继承人,但是他宁肯放弃这种权益也不接受在他看来是不公正的条件。

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之后,他依旧由于接济朋友和贫苦邻人,特别是要为葛德文偿还他永远偿还不完的债务,而时常身陷拮据异常的困境。

1816年8月,哈莉特由于和某一军人同居怀孕而投河自杀。这一消息仍使雪莱感受到沉重的打击,也许,还怀有某种歉疚。12月,雪莱和玛丽正式结婚。从此,对于雪莱的迫害便纷至沓来。大法官甚至剥夺了他对于一子一女的监护权。《致大法官》一诗,便是他对暴政、宗教和社会不公的血泪控诉。

1818年3月,像拜伦一样,这位值得英国人民骄傲的伟大诗人雪莱,为了健康,也为了避免更严重的迫害,带着玛丽和他们两岁的儿子威廉、半岁的女儿克莱拉,永远离开了他赤诚热爱的祖国,而开始漂泊在地中海海滨、亚平宁山麓。

在意大利半岛渡过的最后岁月,虽然一子一女的相继夭

折使他哀痛欲绝，同辈诗人济慈的不幸早死触发了他至深的忧愤，但是，雪莱，处于逆境，从不悲观，屡遭不幸而对人类美好的未来始终满怀信心。他为全人类幸福的斗争继续不断，只是主要形式已经是写诗。

正是在意大利，他的创作进入了全盛期，许多不朽的杰作、名篇都是这一时期的成果。

《普罗米修斯的解放》，塑造出了一个智慧、坚韧、慈爱的人类解放者的形象：歌颂了盗火者为了人类的幸福甘愿承受磨难的英雄主义精神，并且预言暴政必亡，黄金时代必然来临。

《暴政的假面游行》，历数专制暴政的黑暗和腐败，刚正而深刻，号召惨遭血腥镇压的劳动群众起而斗争，雄辩而有说服力。

哀悼济慈的挽歌《阿多尼》，缠绵悱恻，哀婉感人，在“假借悼念他人的不幸哭泣自己的命运”同时，控诉现存制度的不公。

根据意大利一份档案材料创作的悲剧《倩契》，以惊人的现实主义笔力和莎士比亚式艺术手法，揭露了作为专制暴政与宗教结合体的教权统治的虚伪和残酷。

包括《西风颂》、《云》、《致云雀》在内的一整批长短抒情诗，更是传诵至今，而且通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生活中仍然是活跃的文化因素，以他将近二百年前感受到的忧虑和希望、喜悦和悲痛，引起各种不同肤色的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

凡此一切，对于一个年仅 29 岁的青年诗人，都不过是序

曲初奏，但是，正当繁花盛开、硕果可期，他竟遽然长逝而去。

1822年7月1日，雪莱在好友威廉斯陪同下，乘他自己的双桅船《堂璜》从勒瑞奇泛海前往莱杭，去同拜伦和刚从英国来到的利·亨特商讨一个刊物《自由人》的创刊事宜，7月8日午后返航途中，如鲁迅所说，“暴风猝起，益以奔雷疾电，少顷波平，孤舟遂杳”。

后之来者，有多少人能不为雪莱的不幸而黯然神伤！而在当时，除了妻子玛丽和火葬时默立火葬堆旁的拜伦、利·亨特和特列劳尼之外，为他哀悼、为他哭泣的，如果还有，也屈指可数。幸灾乐祸的倒不乏其人，伦敦一家报纸的一篇文章开头一句竟然是：“雪莱，现在知道有没有上帝了”。他的父亲甚至以断绝生活费相威胁，禁止他的未亡人发表任何文字记述他的生平。

雪莱的骨灰埋葬在罗马，玛丽·雪莱（玛丽说是利·亨特）为他拟了两个词的墓志铭：*Cor Cordium*——众心之心。镌刻在墓碑上的，还有引自莎士比亚《暴风雨》的三行诗句：

他的一切并没有消逝，  
只是经历过海的变异  
已变得丰富而且神奇。

直到1839年雪莱夫人把他的作品整理汇编，以《雪莱诗全集》的形式出版后，这颗英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辉煌巨星才逐渐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识，而他的“语声，歌声，似雷霆挟着揭地掀天的暴风，穿越昨日的洞穴轰鸣至今，使压迫惊

慌退缩，使宗教蒙上眼睛，……冲破时间和空间的帷幕”，鼓舞着普天下的进步人类。

雪莱抒情诗的魅力，不仅在于形象生动，语言清新，音韵优美，感情真挚而充沛，而且，也在于总是闪耀着一种崇高的思想的光辉。他确实是他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家。

马克思曾对他的早死不胜惋惜，说他在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家，认为他会永远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先锋战士。但是雪莱本人，却以一个“无神论者”(Atheist)、“共和主义者”(Republican)和“自由主义者”(Liberal)自居。

据他解释，他自称“无神论者”(即“不信神的人”)，就像把手抛掷在他面前的手套捡起来，以示接受挑战。作为拥护民主政制的“共和主义者”，则是因为“只要私心的一怒还能使大众捐躯，独夫的旨意还能成为统治的凭据”，“和平，温柔的和平”，就不会长久人世，人类就要为首领们的罪愆而受难，而流血。

至于“自由主义者”，雪莱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诗篇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自由，他歌颂得最认真热情的就是自由。正如叶芝所说，雪莱的自由和美同义。

他的“自由”，是“智慧的先导”，是“普遍的爱、平等的正义、未来的希望、过去的荣誉”。在《暴政的假面游行》中，他阐述得更加透彻而通俗：自由，是“劳动者的面包”，“饥寒交迫大众”的“衣食和炉火”，是对于财主的“克制”，“是公正”，是摆脱迷信的“智慧”，“是和平”，“是爱”。

雪莱的自由概念大大超出了启蒙学者们所设想的范畴，已

不仅是指免于暴政压迫,还包括免于宗教欺骗和“财富”的剥削。这种自由和他同样推崇的平等和博爱一样,内涵和外延都彻底到不能不意味着阶级消灭。当这种自由实现的黄金时代来临时:

……人类从此平等,  
再没有国家、民族和阶级,  
无需畏惧、崇拜、分别高低,  
人人是主宰他自己的皇帝。  
人人都温柔、聪明、正直。

而且,他把实现这一理想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觉醒的被压迫劳动群众身上,因而反复号召:

像睡醒的狮子一样站起来。  
你们的人数多得不可征服,  
快摆脱束缚着你们的锁链,  
像抖掉沉睡时沾身的霜露。  
你们是多数,他们是少数。

他所向往,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人类由来已久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只不过他在诗中、在现实生活中,都旗帜鲜明地站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一边。如果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倾向,使他成为先进思想家的正是这样一种执着而坚定的倾向。但是,他所倾向的“社会主义”,又显然和在他死后二十多

年才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同：他不主张使用暴力，反对以暴易暴，不赞成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甚至主张宽赦敌人，尽管他在《伊斯兰的反叛》一诗中也写到了宽赦顽梗敌人的恶果，但在《自由颂》和《暴政的假面游行》中都表现了对使用暴力的犹豫和基本上的否定。

雪莱的理想和他的导师葛德文相似：通过人类的道德完善改造社会。而葛德文强调教育和理性，雪莱更看重艺术和感情。于是，雪莱从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无功而返之后，诗就成了他的武器，或者更准确些说，手段。

雪莱，和拜伦不同，他自有一套系统的诗歌美学观点——发表在未完成的《为诗辩护》和一些作品的序言和注释中。他的诗论和他“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一致。

雪莱反对说教，但是十分重视艺术的社会意义，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根据正义和美的原则来促进生活的改造。诗人渲染高尚的情操，是为了引起读者普遍的激动，抒写对于美德的渴望，是为了唤醒人们对卑劣欲念不能相容的强烈感情。他认为诗人是“真和美的导师”。

雪莱说：“诗是最快乐最善良的心灵中最快乐最善良瞬间的记录”，“一首伟大的诗，是一个源泉，永远洋溢着智慧和快感的流水……”包括《西风颂》、《云》和《致云雀》在内的他的许多诗都具有这种品质。尤其《致云雀》，我以为还可以被当作理解雪莱其人其诗的锁钥。

雪莱的《致云雀》，在赞颂云雀的同时，也写出了和这云雀时

离时合的自我、诗人的美学理想和艺术抱负。《致云雀》在充分体现雪莱诗论精神的同时，几乎容纳了雪莱诗论的全部要点。全诗共二十一节，从赞美开始，以感叹告终，层次分明，结构严谨。

据雪莱夫人回忆，这首诗是1820年夏季一个黄昏，雪莱在莱杭郊野散步闻云雀鸣叫有感而作。第一节写的似乎就是诗人当时最强烈的感受，其余各节都好像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

称云雀为“欢乐的精灵”，是对云雀及其歌声的总体评价，说歌声“来自天堂或天堂的邻近”，是暗示它欢乐而神圣，几乎等于说，此曲只应天上有，而“以不事雕琢的艺术倾吐衷心”则表达了从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到雪莱的共同信念，好诗应该是从心灵深处直接涌现的思想、激情、音响和形象。

第二节是全诗写得最实的一节，也是一切联想和想象的依据，写出了云雀从地面一跃而起的典型运动态势和边飞边唱的典型习性。三、四节，在描写云雀升上晴空迎接朝阳和以一系列欢快明朗的形象感染读者之后又把读者的思绪引回云雀的歌声。随即以星光的利箭、明月的清辉、彩霞降下的美雨之类视觉形象描绘优美的听觉感受。如果把明喻换成暗喻，就和现代“通感”技法十分接近。第八节，把云雀直接比作诗人：

像一位诗人，隐身  
在思想的明辉之中，  
吟诵着即兴的诗韵，  
直到普天下的同情

都被从未留意过的希望和忧虑唤醒。

他以“即兴”，再次强调好诗应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又以“思想的明辉”突出思想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最后两行则宣扬了诗人的神圣使命，也就是雪莱一再论及的“唤醒同情”，而以“从未留意过”一语表明，诗人比一般人敏感，是“感受性最细致，想象力最博大的人”，应能揭示出常人熟视无睹或见所不及的真理。

随后，又把云雀鸣叫比作怀春少女为了“排遣为爱所苦的情怀”，唱出了“甜美如爱的歌曲”。这正是诗人的自况。他深爱人类而苦于缺乏知音，所以，他的许多抒情诗都是在因此而引起的抑郁状态下写出来的。

接着，他又把云雀和它的歌声比为飞萤与晶莹的流光、玫瑰与醉人的芳香，都像隐居深闺的少女，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体现了雪莱所说，诗人写诗并非自求闻达。以下一节又以“晶莹闪烁的草地 / 春霖洒落的声息 / 雨后苏醒的花蕾”三个密集的形象带出三个概括性强而准确的形容词“明朗、清新、欢悦”，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对云雀的歌声作出审美判断。

第十三节到十五节，探讨美的根源。雪莱认为没有高尚的思想、情操便无以创造美的艺术作品。他针对华兹华斯而写的讽刺长诗《彼得·贝尔第三》似乎就在于表明，诗人一旦背离了正义的事业、高尚的思想和理想，其作品必然无聊。“赞婚的合唱”、“凯旋的欢歌”之所以必定贫乏，是因为在他看来，